

定窑

中华文脉 | 中国窑口系列丛书
History Chinese Culture
the Chinese Kilnery Series

- 主编 / 远宏
- 作者 / 陈文增
- 副主编 / 邹晓松



定窑



中华文脉 | 中国窑口系列丛书
History Chinese Culture
the Chinese Kilneye Series

- 主编 / 远宏
- 副主编 / 邹晓松
- 作者 / 陈文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定窑 / 远宏, 邹晓松主编; 陈文增编著. — 哈尔滨: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7.4

(中华文脉·中国窑口系列丛书)

ISBN 978-7-5593-0222-9

I. ①定… II. ①远… ②邹… ③陈… III. ①定窑—瓷窑遗址—介绍 IV. ①K87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2077号

出版人: 丁一平 金海滨
出版策划: 金海滨 原守俭
责任编辑: 彭宝中
编辑委员会: 林洪海 李旭 滕文静
彭宝中 李瞳
审读: 曲莹
责任校对: 衣国强 李凤梅 李金慧
装帧设计: 滕文静 杨鑫

中华文脉 中国窑口系列丛书——定窑

出版: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7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4.25
印数: 1-1200册
书号: ISBN 978-7-5593-0222-9

定价: 350.00元

韩美林先生为本丛书题字

中華文脈



二〇一一年四月海右美林題



序

中国陶瓷艺术历史悠久、成果璀璨，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与生存智慧的结晶，体现了关于“道”与“器”的哲学概念和传统造物观，至今仍作用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泥之为器的过程，显然是一个设计的过程，即使在选料、制坯、烧制的过程中，也须依据工匠的愿望不断做出“规划”，使制作对象符合实用和观赏的诉求，可以被看作是人类造物史上的“文化化石”，蕴含着前人赖以生存的多元信息。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讲：“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在一个地方生下根。”

中华大地可谓窑口林立，除五大名窑以外，知名窑系有上百处之多，民间窑口更不计其数。不同历史时期的窑口各具特色，同一地区不同时期有不同窑口，同一窑口又在不同时期名称不同。亦可细分为官窑、民窑、官督民烧等窑口，而民窑又可分山头、作坊窑口。所以说，一个窑即有一个口，即称为窑口。

“窑口”是一个带有历史意味的阶段性的描述，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不仅仅作为地域分布的方位指向，它还指生产制度、组织方式和技术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讲，是一个陶瓷生产领域的“文化地理学”命题。窑口研究的探索，应在注重其造型与装饰功能的基础上，更深涉及器物形制、工艺特征、风格演进、分工制度、贸易传播，以及窑口间的相互影响等内容，有益于传统陶瓷工艺的厘清和恢复，以及器物及相关考古门类的断代与科技史研究。换言之，对陶瓷领域的研究从器物层跃迁至制度层，甚至观念层，有助于提供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性知识”重塑，对当下增强文化主体意识，保持地方独特性，维护地域文化的和谐共生产生深刻的意义。

由于陶瓷在大多历史阶段具有赏用结合的特征，是各地

区生活形态和审美倾向的集中体现，尤其是民窑窑口。马林诺夫斯基曾说：“人因为要生活，永远地在改变他的四周。在所有和外界重要接触的交点上，他创造器具，构成一个人工的环境。”而窑口则是这种人工环境的起点，它作用于“院子，市场和市镇广场”，也必然被其所从属的社会性所制约，对其张力互动的考察也必将拓展陶瓷文化研究的视野。

《中国窑口》系列丛书意在以新的角度梳理中国陶瓷艺术的发端、演变与传承。不仅局限于陶瓷艺术历史源流、艺术风格、工艺技术、考古、鉴定、收藏等方面的总结，更是以历史文献、实物遗存为依据，从窑口的视角，采取实证分析与传承性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从窑口发端的社会、人文、习俗、制度为脉络，系统梳理了不同地域特色所形成的材料、工艺、成型、胎釉、烧成、造型、装饰等特征，以及经济、贸易与文化形态所形成的地域文化标志，并着重强调了窑口产品与产地的关系，基本涵盖了陶瓷艺术发展历史与传承的全貌。

本系列丛书在选择我国著名窑口作为研究对象外，同时还选择了一些不同地域、各具地方特色、不为人甚知的地方窑口，对这些窑口在各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的关注，显然对完善中国陶瓷史以及人类文化遗产的整理和发掘是有益的补充。该系列丛书的编撰出版，将对中国陶瓷史研究的完善，推动中国当代陶瓷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是为序。

何洁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16年12月1日于清华园

定窑为中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在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历史原因，自元失传以来，没有留下定窑技艺等相关文字。20世纪60年代，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在定窑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为定窑研究提供了必要的佐证。1976年以来，国家设立专门厂家投资恢复定窑，迄今整四十年。随着恢复研究的不断深入，再加上1985年至1987年河北省文物局较大规模的发掘，及2009年北京大学、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再发掘，对定窑从最初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学术理念和科学论断也有所更新。2003年，笔者著《定窑研究》（45万字）由华文出版社出版，2008年，笔者著《定窑陶瓷文化及其造型装饰艺术研究》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填补了定窑历史上的理论空白。

今受好友邀请，参与《中国窑口》之《定窑》的著述，此卷综合了笔者之前出版的两部著作，并结合近几年新的考古发现进行论述。本卷约计10万字，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力求以最新的学术成果和信息，从历史到当代，从考古到恢复，从实践到理论，还定窑一个全新的面貌。

前 言

目 录

前 言

- 001 第一章 定窑概论
- 002 第一节 定窑遗址及其文化
- 015 第二节 定窑是官窑

- 025 第二章 定窑文化特征及工艺形成
- 025 第一节 烧制工艺形成的文化特征
- 035 第二节 制坯、施釉工艺形成的文化特征

- 043 第三章 定窑原料及制备
- 043 第一节 原料及制备
- 048 第二节 陶衣时代
- 050 第三节 原料工艺分工

- 057 第四章 定窑成型工艺
- 057 第一节 拉坯艺术研究
- 068 第二节 印坯、拓坯工艺研究

- 079 第五章 定窑装饰工艺
- 080 第一节 刻划花艺术研究
- 096 第二节 印花工艺研究

- 111 第六章 定窑窑炉、窑具及烧成工艺
- 112 第一节 宋代窑炉及烧成气氛

- 116 第二节 窑具及其功用
- 136 第三节 烧成工艺
- 147 第七章 定窑形、声、色艺术研究
- 148 第一节 形制特征及艺术趋向
- 154 第二节 声韵美的艺术形成
- 160 第三节 白瓷美的艺术内涵
- 167 第八章 定窑文化品位确立之艺术借鉴
- 167 第一节 邢窑的影响
- 172 第二节 铜镜艺术对定窑装饰风范形成的启迪
- 175 第三节 丝织、刺绣在定窑装饰工艺中的发挥利用
- 179 第九章 定窑铭文考辨
- 179 第一节 铭文文化考证
- 182 第二节 铭文形成方法
- 184 第三节 铭文书法艺术
- 186 第四节 铭款文化探微
- 187 第五节 陶范铭文简析
- 191 第十章 当代定窑成就及其使命
- 191 第一节 当代定窑艺术成就
- 200 第二节 定窑未来发展设想
- 211 参考文献
- 212 后记
- 213 作者简介



图 1-1 定窑遗址

第一章

定窑概论

中国瓷器分南北二系，南青北白。北方白瓷以邢为早期代表，继之以定。定瓷之兴作为封建社会的一项科学尖端，影响颇大，树瓷坛一帜，蜚声于四海五洲。

定窑——定州窑陶瓷，产地在今河北曲阳（古属直隶定州）。定瓷烧制始于唐（618年—907年），兴于北宋（960年—1127年），失于元（1279年—1368年），是我国北方大地上繁衍几代而影响深远的窑系，同当时的汝、钧、官、哥窑一起，号称我国宋代五大名窑。

定窑遗址（图 1-1）规模宏大，世所奇观。它东起北镇（龙泉镇）通天河畔，西止燕川山下，方圆 10 公里，总面积达 150 多万平方米，俗称“一溜十八坡”。民间相传：当年大窑三千六，小窑如牛毛。虽然，定瓷兴衰是随历代政治经济的沉浮而变异，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文化启迪。

第一节 定窑遗址及其文化

一、定窑遗址

1.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一方水土，一方人物，一方成就。地处燕南赵北定瓷发源地的涧磁、北镇、燕川一带（图 1-1-1），依四面山，傍三面水，物华人杰，毓秀钟灵，为太行山系之天宝之地。窑址密集处南北贯穿有两条天然溪壑，一名“泉水沟”，一名“马

曲阳县定窑遗址位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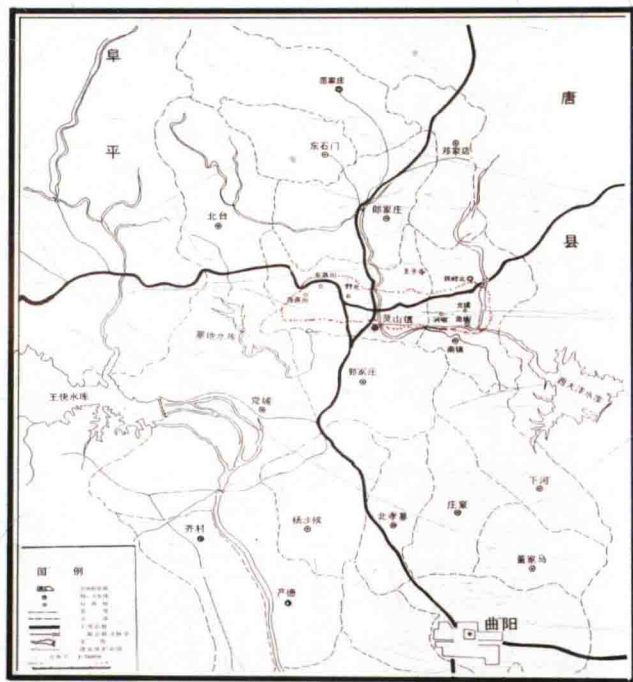


图 1-1-1 定窑遗址位置图

驿沟”，为涧磁、北镇一带古来之名水¹，长年流淌，水质纯净，冬暖夏凉。窑场依此而建，因宜定位，如群峰矗立。大概当年建窑时即把这两条泉水作为生产条件之一，此亦可窥得古代水文学的精深与运用。

“龙泉镇（北镇）以北，西去十里，上多煤井。”²白煤、烟煤蕴藏丰富。这一带农民耕桑之外，挖煤是其主要副业之一，“鸽子巷”³“小西坡”⁴等处，均为古代有名的煤炭生产地。在古代，煤工掘煤完全靠土法，硬是凭借那原始的笨重的生产工具，毅然把地下的“乌金”运到地上，供瓷窑使用。20世纪60年代初，为避水灾，北镇旧址搬迁，村落北移，全村两百余户大部分人家抹房顶用的炉灰即是从古窑场掘得。

涧磁、北镇四面环山，古窑场星罗棋布，连成一片，是处诸坡丘盛产石英、长石、黏土等大量陶瓷原料。直到今天，每在修路或挖井时，常常发现古代开采陶瓷原料留下的地下空墟。1984年，在一次掘井施工中，古窑场附近就发现古人开采陶瓷原料留在地下的灯台和饮水罐（瓦器罐）。据一些古稀老人讲，多少年多少代，这里不但常发现一些陶瓷罐，还曾发现过挖掘原料的铁器工具和人骨等。由此而知，大部分定瓷原料即产于这里。

北镇法兴寺处多官窑，专烧御用贡奉之瓷，精美瓷片随处可拾。官窑的兴隆，促使民窑蜂起，虽条件技术较差，而形美质坚技艺地道，尚不失名窑之风仪。

唐末五代以来，定州是义武节度使驻地，四面通衢，客商云集，为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定瓷贸易往来之集散地。

2. 十三座瓷片堆

历史画卷是非常壮观的，人民是无比伟大的。站在这煌

1. 现在这两条溪壑涝年有水，早年干涸，据前辈讲过去常年流水。

2. 《重修曲阳县志》（卷六），光绪三十年修。

3. 位于定窑遗址附近。

4. 在曲阳县灵山、野北一带。

煌熠熠之定窑遗址瓷片堆旁，感到一种奇妙的荣誉感，同时油然而起的还有一种责任意识。遥想当年热火朝天的烧瓷景观，简直激人心弦，久不能已。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的农民，把这一带称为“一溜十八坡”，取瓷片堆众多之意。经由阳文物保管所实地勘查核对立标志者共计13堆，最大一堆长约100米，宽80米，高10米，其他12堆大小高矮不等。值得一提的是，每堆所组成的废弃物品类不同，有的多瓷片或支圈，有的则多匣钵片，有的则更混杂。其匣钵渣残瓷片质量和年代也不尽相同，总之每堆都具有共性和各自的特点。

如上提到的最大一堆可能是官窑所遗，因为这一堆残片遗物质量较好。其他12堆有多少属于官窑，有多少属于民窑，尚待进一步考察分析。

这13堆瓷片、匣钵残渣是如何形成的，实际上非常容易理解。凡陶瓷生产单位，包括现代生产厂家，是大规模，还是小作坊，生产过程中所报废的一些器物碎片、窑具等都需随时进行清理，好些厂家都有自己固定的堆积地点，在古代更莫例外。可以推测，这13座像小山包似的瓷片堆均为当年窑场清出的遗弃物，其中主要为炉灰、残瓷片、匣钵渣、支圈、垫片，其次是一些废杂料以及一些其他杂物。随着岁月的更迭，一些杂物特别是绵、纸类早已腐化，只有那定瓷残片还在天地间显示着她那玉骨冰肌。

有人建议挖掘瓷片堆，认为肯定能挖出完整的東西来，其实这里边不会有真正完好的器物。因为当年定窑生产由于窑具质量配合不够精到，烧成成品率非常低下，其一级品率相对更少，好东西是不会被倒入垃圾的。果有所获，从学术上是可以找到许多答案的。以上面提到的最大一瓷片堆为例，它是定窑生产以来六七百年的一个见证。我们不妨说，它是

一部定窑产品形制、工艺特征以及烧成装饰的历史，是一部定窑原料配方、制备、艺术发展的历史，更是一部唐宋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

3. 通天河西畔唐、五代遗址

现北镇村（北岸）以东 500 米处（通天河西部），有一唐、五代定窑遗址，所遗匣钵片、瓷片多为粗料、浅底小型号，仰烧。一些个别匣钵底内粘有垫片，器置处留有明显痕迹，垫片与匣钵之间撒有匣钵粉，呈黄褐色。器物多施半釉，并内外施化妆土，有粗胎施化妆土上半釉者。有玉璧底（图 1-1-2）、圈足两种，胎较厚，边为唇口，釉泛青白，外有泪痕。观其左右，但所见到的均为此类，不见精美瓷片，故疑为唐、五代遗址。



图 1-1-2 定窑玉璧底残器

4. 南涧到北涧，金银十八石

定窑附近村民祖祖辈辈躬耕于足下这块由大片大片遗址所占据的土地上，经冬历夏地辛勤劳作着，不知从哪辈子、哪个人最先传起一个故事：宋金战争，宋军无力抵抗金兵而节节败退，有两窑瓷器未及出窑，工匠们就随时局南逃了。又有说法，“南涧到北涧，金银十八石。”传说涧磁村村北

至村南一段，每天税收金银有十八石之多。如是流传，说明当年定窑业之发达与区域经济之繁荣，而究其可靠性有多大，则无人弄得清楚，历史是从不依传说为准而研究的，但是以证实一个问题，就是定窑自失传之后，人们一直念念不忘其所带来的好处，深知定窑瓷器之艺术价值及为世所重。

5. 叶麟趾先生《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之“剪子村”“仰泉村”辨正

距河北省曲阳县城以北 25 公里处的涧磁村、燕川村为宋代定窑生产之两大基地。以涧磁村为主要窑场，燕川村为次窑场，承袭和发展了定窑六七百年的历史，至元因兵燹而废。继之令几代后人学者倾尽心力予以研究调查，以力彰定窑文化，重振华夏国风。

1922 年，中国古陶瓷专家、定窑研究先驱叶麟趾先生对定窑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后在所著《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指出“定州窑在今河北曲阳县”。在定窑被历史风尘淹没近千年之后，首次被确定遗址之所在。然叶麟趾先生在调查定窑之过程中，将涧磁村、燕川村分别误为“剪子村”和“仰泉村”。叶先生曾于 1934 年《古今中外陶瓷汇编》第 10 页云：“曩者闻说曲阳产瓷，偶于当地之剪子村发现古窑遗迹，并拾得白瓷破片，绝类定器，据土人云：昔之定窑，即在此处。又附近之仰泉村，亦为定器出产地，然已无窑迹矣，此说诚有相信之价值。”⁵

涧磁村，在历史上是否别称剪子村，燕川村是否别称仰泉村，笔者产生了疑惑。为慎重起见，笔者对现涧磁村和燕川村名称进行了调查，并专访了曲阳县地名办公室负责同志，回答是，两村历史上均无别称。

当初叶先生是因何线索而找到曲阳涧磁村，有一点可以

5. 叶麟趾著《古今中外陶瓷汇编》，北京大学，1934 年。

明确，他是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而由定州到曲阳，最后于涧磁村发现的。一般文献关于定窑记载均称在直隶定州（即河北）。

明·曹昭《格古要论》载：“古定器，俱出北直隶定州……”清·佚名《南窑笔记》称：“定窑，出北宋定州造者，白泥素釉……”如上一些文人笔记中都讲到定窑所在地区。叶先生作为专家、学者自然晓喻这些情况。故先生风尘仆仆来到定州。有识者告诉叶先生，定州窑不在定州而在曲阳。叶先生疑惑之际按照指引来到曲阳，在曲阳到过几处，查询过多少人次，恐也未知。最后，终于在涧磁村发现了瓷片堆，而且十分像定瓷，故说：“曩者闻说曲阳产瓷，偶于当地剪子村发现古窑遗迹，并拾得白瓷破片，绝类定器。”

当地老百姓还告诉他，这就是宋瓷（当地称遗址瓷片堆为宋瓷，非称定瓷）。另外还告诉叶先生，在西5公里处也有宋窑址，不过现在已见不到了。燕川遗址本来规模很小，后多为民房所占，已不及见。1922年，叶先生来调查时恐也无处寻迹了。根据叶先生上述一段话可知，他调查了涧磁村之遗址，认定为宋代定窑无疑。当时，叶先生不可能有照相机，不可能将遗址拍照下来，只能靠调查实际结果，以待行成文字传世。至于燕川遗址，他没有去，因为他说：“据土人云：昔之定窑，即在此处。又附近之仰泉村，亦为定器出产地，然已无窑迹矣，此说诚有相信之价值。”足以说明。

有一种说法认为叶麟趾先生是在曲阳见到《曲阳县志》后，根据记载找到涧磁村的。这是出于猜测，而且与实际情况不相符。《重修曲阳县志》卷六《山川古迹考》载：“涧磁岭，采访册在县北六十里，上多煤井，按：岭在龙泉镇之北，西去灵山镇十里，上多煤井，下为涧磁村，宋以上有瓷窑，今废。”如果说叶先生是根据《曲阳县志》记载前往定窑考察，那么

《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就不会出现剪子村和仰泉村之误了。关于涧磁村、燕川村为何会变成剪子村和仰泉村？非常简单，是属于叶先生当时调查过程中口传语言之误。此处权作推论：

第一，叶麟趾先生来到曲阳涧磁村调查定窑情况，拾到瓷片确认为定窑无误，便借问田间劳动的农民：附近村庄叫什么名字，农民回答“涧子村”（笔者按：当地人称涧磁均为涧子，邻村百姓到涧磁走亲访友，都称到涧子去一趟、到涧子里看个亲戚等）。叶先生听后，为弄清楚语言，重复农民的话问：是剪子的剪，剪子村吗？农民点头称是。农民只知道涧子村，至于字是如何写法，自然不知道，你问他剪子的剪，他也不知道是否正确，只有点头称是。至于“仰泉村”与“剪子村”之误同出一辙，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听，出现的同一种口音传递过程中的错误。旧时农民95%以上不识字，也没办法让他们在地上写出正确的名称。叶先生记下“剪子村”与“仰泉村”原本也是以严谨态度经过反复询问甄别（口音甄别）而最后确定的。

第二，这种村名写法叫法不同，在农村原非少见。比如距涧磁村以西5公里处“崔古庄”和“魏古庄”当地均称“崔广”和“魏广”。如果单凭语音传递，错把崔广的“崔”误为“粹”，魏广的“魏”误为“卫”，岂不成了“粹广”与“卫广”了。这样的名称假若入书，是与正确的“崔古庄”和“魏古庄”无论如何也对不上号的。涧磁村，当地百姓偏偏称“涧子村”，假如不称“涧子村”就叫涧磁村，或许叶先生不会产生这么大的误会。另外，地方话口音与普通话距离太远，甭说城市人到乡下来听不懂百姓说话，就连本县人对本县其他地方人说的话，有时也会曲解。

叶麟趾先生为中国古陶瓷专家、研究权威，没有他第一